

# 美丽流坑文脉传

□ 罗铮

很少有人在大雨倾盆时游览古村。但从下车的那一刻起，流坑古村就让我的倔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

流坑古村位于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，距南昌车程约两个半小时。抵达古村已近傍晚，天色在雨中显得愈发昏暗。万籁俱寂，偶有几声虫鸣传来。远处，岚雾飘拂，灰蒙蒙的青山若隐若现。宽阔的乌江从群山中奔腾而来，自南往北绕村再向西流去。村口的老樟树枝繁叶茂，像忠诚的卫士，守护村庄近千年。一栋栋古

建筑错落有致，高墙小窗，青壁黛瓦，质朴而简洁，属典型的赣派民居。与乌江连为一体的龙湖穿村而过，雨滴在湖面上荡起层层涟漪。

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地面甚为湿滑，我和友人小心翼翼地前行。长街深巷，纵横交错，我们仿佛走进了历史深深的褶皱里。房檐上，写有“董”字的灯盏鳞次栉比。五代南唐升元年间(937—943年)，流坑村开基之祖董合见此地四周青山环抱，三面江水绕流，常有云气氤氲，遂将全家

徙居于此，拓荒建宅。“坑”乃江西方言，意指山间分布的小盆地。在农耕时代，盆地内肥沃的耕地和山野间丰饶的物产，乃立村之本。经数世繁衍，流坑村发展壮大为以董氏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。

徜徉在街巷里，犹如在时光隧道里穿梭。整座村的格局，不像一个村落，反倒更像一座小型的城。“七横一纵”八条街巷，好似棋盘格局。绕村的乌江和龙湖，犹如城池壕沟。村内的层楼群宅，相互守望。这个基本轮廓，



流坑古村

乃明朝中叶南京刑部郎中董燧辞官回乡，对流坑重新规划缮建所奠定。七条横巷的东端直对乌江江岸，每个巷口均建有一个码头，既方便商船停泊，亦使江风顺畅入村，调节村内温度。码头上修筑七座两层阁楼，楼间以高墙连接围合，如同一座坚固的城堡。下设排水渠，解决了排涝清淤的难题，朴素的环保理念令人肃然起敬。横巷西端与纵巷相接，状似一把梳子。间以若干小巷相连通，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，一如唐宋时期的里坊规制。难怪1636年冬至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徐霞客到访流坑村，也忍不住赞叹“其处阡陌纵横，是为万家之市”。

在流坑村，“古”字被衬托得熠熠生辉。有典雅别致的民居古宅，有雄浑大气的古代祠堂，有精妙考究的古街古桥，还有古塔、古书院、古戏台、古牌坊、古水井、古码头等各类蕴含丰富传统文化的古建筑。可以说，流坑就如同一座活着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。“村内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260余处，其中明代建筑19座，牌坊楼阁59座，各类宗祠50多处。”同行的友人介绍道。最有代表性的是窄巷“一线天”，一边是明代建筑，一边是清代深宅，眼神游移间，恍如穿越时空。

村中的民居多为一层半的砖

木结构，二进三开间，一堂一厅。堂前皆有一天井，集采光、通风、聚水等功能于一身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里的古建筑几乎都有准确的建造年代。檐宇、墙头、门楣、窗栏等处，均有形态各异的木雕、砖雕和石雕，雕有麒麟、凤凰、花卉、瓜果等图案，色泽斑斓，疏密有致，透露着村庄往昔的富庶昌盛。雕刻堆塑之外，不时可见庭院中悬挂的木匾和楹联，散发出深沉的气息。它们或表明主人身世，或彰显家族荣耀，或讲述传统道德，皆有深远意境，且相当一部分出自朱熹、杨士奇、罗洪先、谭纶、曾同亨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历史名人之手。

董氏一门崇文重教。曾请来一大批饱读诗书的儒士在村里兴办书塾学馆，心斋书院、雪峰书院、蓉山书院等书院源远流长。龙湖畔的文馆规模最大，集讲学、藏书、研习、祀祖、敬贤于一体。前墙正中门上高悬“儒林发藻”四个大字，自下堂至上堂，地势逐渐升高，入内须曲折迂回而进，寓意莘莘学子学业循序渐进、逐级登高。大堂堂顶的藻井中，蛇形雕刻依然清晰，据传几百年来不被鼠咬、不结蛛网，靠的正是蛇雕的威慑力。

长时间的文化浸润，终于在北宋仁宗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结出硕果。董洙、董汀、董师德、董师道、董仪五人同时考中进士，

让默默无闻的流坑村声名大噪。文天祥《谢恩表》中有“名耀贴金，一门而五董”之句，即典出于此。村里为纪念这一“五桂齐芳”的盛事，特意建了一座五桂坊。五桂坊一侧的棋盘街通往状元楼，为纪念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恩科状元董德元所建，是整个村落的制高点。董德元的同科进士朱熹亲笔题写了“状元楼”匾额，并附赠“南宫策士文章贵、北阙传胪姓字先”楹联。村中学子外出赶考，都要从此门过，以增添信心。站在两层重檐、穿斗式梁架、蝴蝶瓦屋面的状元楼前，我仿佛看见一批批饱读诗书的董氏子弟背着行囊，昂首挺胸踏上赶考之路。村中还有翰林楼、魁星阁、文昌阁、文武魁元坊等老屋，光听名号，便知文气兴盛。

在家族榜样的引领下，流坑董氏登科入仕者累累相续，全村曾出文武状元各1人，进士34人，举人78人，留下了“一门五进士、两朝四尚书，文武两状元、秀才若繁星”的佳话。现今，古宅和祠堂门前的旗杆石仍随处可见。

流坑不仅崇尚文教，而且注重经商。自明朝中期开始，长江、京杭大运河的水运成为“黄金水道”，江右商帮借势崛起，流坑董氏也因地制宜发展贸易，逐步控制了乌江的竹木商运，一时间涌现出许多富豪。这些商人心系家族，将资产投于修建祠堂、编

制族谱、铺路搭桥、立学助教等方面，使曾经萧条的流坑再次繁荣兴盛。万历年间的董国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谱牒对他有如下记载：“设义仓，置义田，济贫寒，礼高年，恩敷幼，修桥铺路，捐资助公……”我走进他的府邸怀德堂，他的后人董大哥先是惊诧于瓢泼大雨之际竟然有客到访，后便愉快地介绍起祖上的光辉业绩。他指着大门的“懷德堂”匾额和正厅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，自豪地说：“它们都出自明代著名学者罗汝芳之手。”更让他自豪的，是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下的丹凤朝阳图。画面中部，一对凤凰交尾立于山石之上，抬头引颈仰望着左上方一轮祥云环绕的太阳。中左部，山坡上两只喜鹊并立，其下一灵猴攀于岩上，伸手去抓飞舞的蜜蜂，另有一鹿昂首观望。四种动物分别代表爵位、官侯、封赏、俸禄，寓意“爵禄封侯”。这幅流露了主人愿望的砖雕画，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艺，成为流坑最著名的砖雕照壁。

丹凤朝阳图两侧，还有两幅配图。右幅以春竹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构成，名曰“四季图”。画面中部分三个级次绘七株荷花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才露尖尖角，有的已结莲子，既以出淤泥而不染明志，也希望子孙“连升三级”。右上几只喜鹊嬉戏芙蓉枝头，树下一对孔雀闲庭信步，左边是四只神

态各异的鹤。整个画面将流动的时间凝固在墙壁上，给人一种动静结合、栩栩如生的美感。左幅主体为群雉图。上方，喜鹊分立梅花和芙蓉花的枝头，意为喜上眉梢。左下方有一对大雉和一对雏雉，安详自然。一旁，双燕穿梭于芙蓉花丛中。此图寄望后辈能够生活在平安祥和的环境之中。

状元楼旁，矗立着一座古戏台。每每见到古戏台，我就会想起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，想起他和小伙伴们夜晚坐着白篷船去看戏的美妙经历。晚清时期，流坑曾有三座戏台，都与神庙对门而建，与江南戏台的建筑风格一致，只可惜如今只留下了这座仰山庙戏台。戏台平面呈“亚”字形，包含舞台、看场、四角亭和神殿。若是天气晴朗或游客熙攘，村民们就在此表演“傩舞”，主要剧目有钟馗扫台、天官赐福、安庙装香、书生进考、跳财神等。听一位恰巧来取演出服的老人介绍，傩舞表演有规范的仪式和程序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演员们穿上沉重的戏服，头戴实木面具，手持角色所需的道具和兵器，在不同曲牌音乐的伴奏下，把一个个情节演绎得极其生动。临走前，老人还强调：“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，一定不能让它失传啊！”所幸，乐安傩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关注度越来越高。

雨势略小，我行至村子北面的香樟林。只见密密麻麻的老樟树高耸入云，树姿挺拔，冠大荫浓，枝叶在雨水的洗涤下绿得鲜亮。穿林而过的小河上，薄雾弥漫，宛若仙境。漫步其间，一股清新淡雅的芳香沁人心脾，清脆的鸟鸣声此起彼伏。随意挑一棵樟树，树龄都在百年以上。想要寻得一棵五百岁的樟树，也并非难事。友人告诉我，这片林子总面积达100多亩，相当于十多个足球场的大小，共有近3000棵老樟树，树龄大多在200~800年。几分钟前，我还在印着“大世界基尼斯”标志的石刻边思索，什么样的樟树林敢称“中国第一古樟林”？待身入其中，已深得奥妙。

樟树自带一种特殊的香味，可驱虫。由于其偏好温湿环境，故江南地区广为栽种。相传汉高祖年间，因城中遍植樟树，葱葱郁郁，加上当时“樟”“章”通用，于是在此设立豫章郡。千百年来，樟树始终得到江西人民的厚爱，在赣鄱大地织起道道绿色的帘幕。时至今日，江西各地仍有“无村不樟，无樟不村”的说法，樟树也成为江西的“省树”。流坑古村和周边村落亦是如此，先民们在乌江两岸种植了大量樟树，给村庄立起了一道远离水患的防护墙。

前方，一棵形似“山”字的老樟树映入眼帘。细看之下，树干厚重敦实，围径少说有八九米，

树龄在千年之上，上部众枝交柯，苍翠欲滴。它叫“三仙樟”。友人一字一顿地介绍道。相传大华山的浮邱、王、郭三仙曾云游传道，来到乌江畔，发现村舍、田地尽被淹没，像条“长排”飘荡在江洪之中，便作法将一柄宝剑化作北岭的一侧山峰，似铁锚般拴住这“排形”之地，同时三位仙人还化身成一棵三杆同体的樟树，镇于江岸，使得这片土地世代安宁和谐。

在水南洲口的河岸边，一棵主干分两支、干高约两米处有凹槽的老樟树映入眼帘。相传南宋时期，文天祥曾路经此地，见一樟树酷似马鞍，遂心血来潮乘兴跃上，作勒马提枪状，高声吟出“山河辽阔朔风紧，青龙驰骋收北疆”的诗句。恰被村中一老者撞见，老者暗自称奇，预言这位青年才

俊日后定大有作为。乡民们为纪念这段佳话，将这棵樟树命名为“马鞍樟”。

如果说一两棵古樟树传承千年尚属正常，那么，蔚为壮观的“十里香樟”能够躲过自然灾害和人类刀斧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顽强的生命力自然是樟树的先天优势，但更重要的是乡民们世世代代的用心守护。祖先们制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，不允许家禽、牲畜进入古樟林，禁止砍伐古樟林内的树木，禁止捡拾枯枝，即便是自然倒下的樟木，也任其与泥土交融。这份约定流传至今，不曾有变。

“流坑归来不看村”。这座被誉为“千古第一村”的村落，一路尽是古朴苍劲的建筑，一堵堵原生态的墙壁上刻满了时间的

印痕，每一砖每一瓦都在述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一伸手，仿佛就能触摸到悠长的文脉。因此，它被赋予“浓缩华夏耕读文明最后的孤本”和“中国古代农村文明的活化石”的美誉，被认定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被纳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，还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名单。在这个“孤本”和“活化石”中，人们总能找到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诗意栖居。

夜幕缓缓降临，蛙声阵阵，几缕炊烟袅袅升起。远山苍茫，灰白相间的建筑群洋溢着凝重祥和之气，像是浓缩了千年的时光，亦像是讲了千年的故事——千年来人与自然相知相守、和谐共生的故事。[续](#)
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生态环境厅）

